荀子

附校勘補遺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荀子

附校勘補遺

(三)

荀況撰
楊倞注
謝墉校盧文弨

荀子卷第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

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贏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贏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閒鳴鴈從東方來更贏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以爲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

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徵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贏楚策作更贏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下得地孤虛之類也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

也乘埶爭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所行新序三作所上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君臣上下之間滑

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繞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爲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爲博博

衆也而一如一也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言和衆如一也　卒伍列行列
言動皆有倫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
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鋭
則若莫邪之利鋒也○延新序作鋌韓詩外傳三作鋭延居又兌作鋭居案延讀延袤之延延東西曰延嬰今攖字謂横布則其鋒長攖之者皆斷也兌讀爲鋭謂直擣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　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圜居方止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外傳作方居案
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　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埵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郎龍鍾也東籠與凍瀧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埵字○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穗丁果切楊意

埤讀爲稊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卽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瀧涿謂之霑漬廣韻凍瀧霑漬也故楊云凍瀧沾溼貌舊誤作凍隴今改正沾亦霑之誤字也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黶如畏灼黶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肎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豈又新序作豈豈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蓋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亾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

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

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爲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荅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安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以注觀之正

文當本是上不卬衍足字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士賢士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強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強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當罪則人侮侵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當爲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卽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嬴絀不便利者弱嬴器病也音庾絀惡謂不堅固也

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剸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錙本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偸可用也可偸竊用之也毳讀爲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注言無馮依也宋本作言無馮依而易也今從元刻是亾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

去幾何也○正文其去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選擇武勇之卒號爲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一脾禪一踥緳一几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欲反○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冠鞮帶劒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劒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眾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注不征眾字誤疑作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

之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陿阨其使民也酷烈之民陿阨生民所生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陿阨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劫之以埶謂以威埶劫隱之以阨謂隱蔽以險阨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阨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阨藏隱其民於阨中也忸之以慶賞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爲常忸鮹之以刑罰鮹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鮹我亦勝女九反我音秋或作蹂七六反○案鮹亦音蹴見彊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陿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爲戰而立功者衆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之爲

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眾強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爲正言奉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爲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

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搤滅之○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爲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執變詐爲尚此論秦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服其心是齊悅服漸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壹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毀也許唯反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獷悍者皆

化而來臣役也詩桀紂若詩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亾相爲雌雄耳矣翕斂也代翕代張代存代亾若言代強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爲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

臣封爲商君者也繆蟣未聞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相君元刻作相若注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和齊人心也揭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爲挈挈持也揭挈猶言揭摭也司讀爲伺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脩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

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忿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故无功也○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閒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爲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閒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閒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閒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孰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爲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爲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爲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無壙言乃止齊焉驕矜敬謀無壙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

禾稼與躐同踐也服者不舍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舍之格謂相距捍者犇命謂犇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爲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俏之而走者蘇讀爲傃傃向也微謂相向格鬬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說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策誤作觸聾當以此注爲正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

之竭蹶顚仆猶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慶賀之豈況侵伐乎不屠城毀其城屠謂殺其民若屠者然不潛軍不留衆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陳囂荀卿弟子

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爲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有抗兵相加乎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

敗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爲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爲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埶隱之以阸忧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之比汝以不便人爲便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爲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

於君○舊本作凡在於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軍今案當是君字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弟子所知故引以荅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諰作鰓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蒽之蒽鰓懼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轢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脩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素已脩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

揔也　辨別也揔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　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　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卽禮也用禮卽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鞈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鞈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　宛鉅鐵鉇慘如蠭蠆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鉇與鋙同尋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尋吳揚之間謂之鋙言宛地出此剛鐵爲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鋙音魚○案今方言云尋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鋙無自關而西楚人之趫捷也謂之尋七字輕利僄遬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趫捷也僄亦輕也匹妙反

或當爲嫖姚之嫖嫖嫖殆謂驍勇也遨與速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垂沙史記作垂涉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蹻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杜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蹻爲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爲盜後爲楚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鄧拏若振槁然拏舉謂舉而取之鄧鄧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鄧鄧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

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格之刑格讀如庋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殺戮無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慄然悚栗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試用也詘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辦溝池不拑拑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拑當作拑纂文拑字與拑字相近遂誤耳○案甘聲之拑不當爲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拑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拑亂今厚葬飾棺故拑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拑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拑之皆作拑字知

此拙字誤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明道而分鈞之○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臥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郵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舉使人畏之謂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埶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埶隱之以阨狂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爲險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也○大寇則至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勞苦煩辱則必棄棄與弃同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爲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

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讎若祓不祥敦厚也毒害也讎謂祓讎除之也○案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此敦當與諄同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脩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

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也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縣明刑雕雕猶昭昭也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爲民皆從化也而順○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愿爲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芴僻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芴偏頗也僻讀爲僻衿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衿謂衿決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化也至一

極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
也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
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
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
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涂治其道涂也因其民襲其處
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
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
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爲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
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爲我埶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
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地臧曰窌掌窌主倉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稟之官窌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懽其畔去也已暮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暮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

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注蕩疑作殆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亾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強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

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劒規模之器也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劒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謂刮去其生澁砥厲謂磨淬也剝脫之砥厲之則劗盤盂劘牛馬忽然耳劗割也音戾劗盤盂劘牛馬蓋古用試劒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盤盂皆銅器猶制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劗宋本作鑱元刻作鑱皆訛今改正彼如彊國之初開刑也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

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亾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亾也○正文及注亾字上元刻竝有盡字宋本無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

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比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黭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黭黑色猶闇然黭烏感反厭讀爲壓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正文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贏則敖上稍贏緩之則敖謾贏音盈○俗本上字任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動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曰爲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

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謹喧譁也敖喧嗥也亦讀爲嗷謂叫呼之聲嗷嗷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貪潰以離上矣貪讀爲憤憤然也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爲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閒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楚策左枕作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君言蔡侯歸致命於

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己之功也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舍子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既楚發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誠敬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徙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衆也是臣舍不宏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衆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識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

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爲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是受其獻也士大夫盖爵官人盖祿秩庶人盖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是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慙恥於心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爲私廉豈不過

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處勝人之埶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埶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埶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埶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埶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埶亶有之矣亶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然則胡不畝此勝人之埶赴勝

人之道歐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之執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大燕縣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縣聯也藉也如蹴踏於後莊子風謂蛇曰縣我必

勝我本亦作蹲吾後也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敝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三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亾問以何如也兩者孰足爲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孰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

倜然舉去桀紂而辠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辠與莽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荅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汙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誣也汙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讀爲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

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爲檮杌之檮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咶與舐同

經緜也救緜而引其足緜愈急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荀得利而已矣是渠衝人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秦百貍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橐或作距衝益言可以距石矣○案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秦百貍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所云日中秦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秦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橐亙異疑此橐字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橐字與鞴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殉當爲侚愚莫大焉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板之篇義已解上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爲秦柰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此所引新序今本脫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諰諰然諰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

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爲避視可司閒案欲刻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刻亦斬也也六字宋本無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秦能使讎人爲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也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羨音夷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隸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者乃與齊爲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

也○慮音廬　在魏者乃據圍津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爲圍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爲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芧那邑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垝圍聲相近疑同垝居委反其在趙者剡然有芧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芧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芧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眞定或曰芧當爲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是地偏天下也威動海內海東向以常山爲固也

彊殆中國秦之彊能危殆中國或爲治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然則柰何曰

節威反文節滅威彊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是也假今之世誠地不如誠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案杜注無南字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天材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既灌之利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爲勝入境觀其風俗其百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也不爲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違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甚畏有司及至也至縣其百吏肅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邑之解署楷音苦溫惡也或曰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楷古之吏也讀爲工事靡盬之盬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

朋黨傾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傾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閒朝退也古莧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雖然則有其諰矣諰懼○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諰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傾傾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已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

日日暗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貼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是何也（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曰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弃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敝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可

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爲人上者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爲愼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節卽謂限禁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愼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愼或爲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蕪空也空謂無草也蕪堂上謂有草可蕪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而救首也拔流矢也

或作校或作枝非不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痛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爲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卽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

疫癘所不能加之也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爲至人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也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閒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

若描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天有其時地
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人能治天時地財
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而用之則是參於
天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
地天意斯惑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
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
行無不被也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
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
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
以爲神若有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
眞宰然也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既
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
道難測故聖人但脩人
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

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爲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爲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川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竝論天所置立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爲也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

遏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脩政違天之禍聖人淸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脩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爲則其巧小矣大聖人無爲而治所志於天者已其見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

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爲知其生殺之效之爲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爲和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或曰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當時之星辰書之名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

長於春夏蕃茂也蓄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匈匈喧譁之聲與詡同音凶又許川反行下孟反○三輟字上俗閒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常造次

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也皆有慕不慕有求己而不苟故日進望徼倖而不求己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

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荅無何也言星隊天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祆也梏耕傷

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耘耕謂麤惡不精也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歲與穢同○耘耨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枯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頗難通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舉謂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置此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其說甚爾其菑甚慘爾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隊木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也其說甚爾其菑甚慘爾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隊木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勉力役也不時則傷毒也勉力役也不時則傷毒也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菑甚慘之下

十一字然後接以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上文勉力役也云云此六畜作祆之下盖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傳曰其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日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

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爲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

凶也順人之情以爲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亾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亾之道也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從天而頌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

之謂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桷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思物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爲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爲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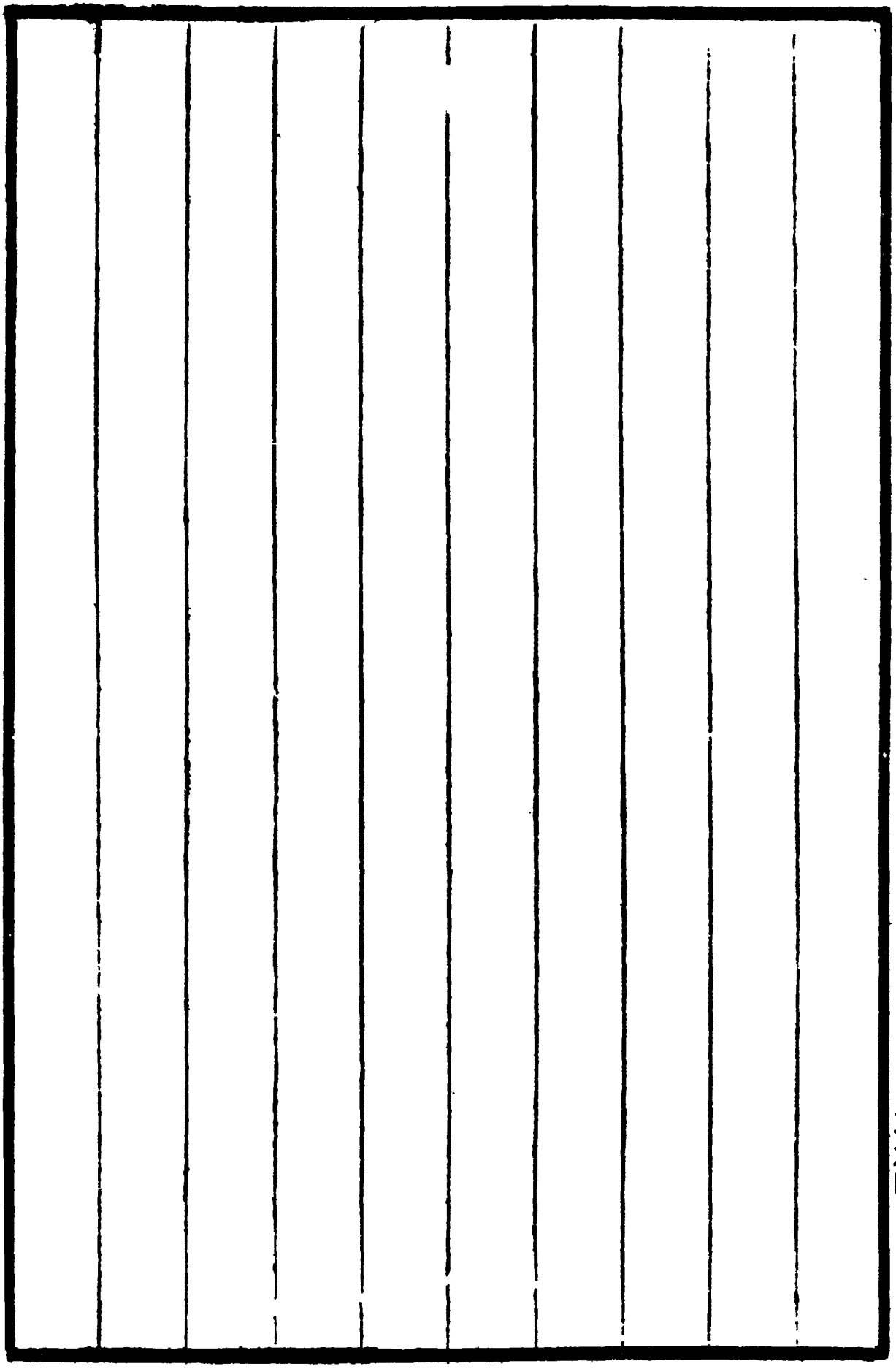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

不亂知禮則其條不知以禮爲條貫不亂也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貫之大體未嘗亾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爲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表標準也陷溺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

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豈有知哉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愼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愼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愼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爲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胡冷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則故以兩爲字間之不可謂術文

今并下一爲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字皆從宋本
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貴者伸而賤者詘則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施夫
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欲
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

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爲眩惑也下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同也子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廉反上比周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

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乞之耳哉特猶直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案常當爲嘗籍當爲憑藉之藉下文云執藉謂執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

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亾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

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其爲弒君乎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弒然則是誅民之父

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至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此其情僞不能和輯也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懸摠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爲志意其行之爲至亂也親者疏

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亾爲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爲龜鏡也桀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古以疇爲儔楊注未是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警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匡讀爲尪尪瘠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傴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尪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尪大自以爲神異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

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亾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亾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臏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

書之象刑亦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非謂刑象也墨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幪其頭而已○注幪俗本作幪今從說文玉篇改正下同慘嬰嬰當爲澡灌其布爲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也澡或讀爲草慎子作草草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共艾畢共也紱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爲爲韠也○注紱當作紱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爲爲韠也慎子作綷言罪人或非或皋爲屨故曰菲綷屨也綷方孔反對或爲腷禮有疏屨傳曰薦腷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殺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墨以草纓當劓以履綷當刖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巾也治古如是治古如是世俗說以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

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爲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安爲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史記武王斷紂頭縣

之太白旗此云赤旂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鄭史記之說非也大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

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刑埶而制械用（卽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也）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故魯人以糖鬳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盌謂之糖孟謂之柯或曰方言糖張也郭云謂彀張也○案方言盌謂之擢宋本荀子注正作擢但與正文似不合孟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孟至糖張也之糖方言作搪从手此注恐有傳會）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爲要荒

之服其制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度不同也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爲天子服治田也○案周語封俱作封邦古封邦通用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侯也斥侯而服事王也韋昭注國語曰侯侯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侯衞賓服侯圻衞衞圻自侯圻至衞圻其閒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甸圻甸圻之外男圻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衞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衞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衞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鎭服蕃服也韋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墠日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曾祖今韋注作曾高

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夫是之謂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爲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耶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羸瘠者以喻智慮淺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黿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黿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黿戶媧反○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墠亦同義謂除地爲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爲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埶位敵之名若上下相縣則無與讓矣有讓爲又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

位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
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
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是又
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舊校云一本作決
德而定次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
能以僞飾性則兼以爲民僞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幷之令盡爲民氓也
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
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
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
貌一涉反鄉音向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
豈爲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
復而振之矣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

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爲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爲擅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爲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

志無所詘而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爲綦極也曼而饋曼當爲萬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代睪而食睪未詳盖香草也或曰睪讀爲蕙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既夕禮古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睪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睪而食謂焚香氣歆即更以新者代之○案正文睪本作皐故注一云皐未詳再云皐當爲蕙即所謂蘭茝蕙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皐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潤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睪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言其儀也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社稷五祀鄭云

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祠烝嘗及大給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邊豆之屬也侍侍立也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依亦作扆扆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

出戶而巫覡有事

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

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宮祀當爲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主之帥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

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福祥也○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改正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結蒲爲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爲質素此云養安以爲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爲重也

側載睪芷以養鼻睪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傾側載之用以養鼻也

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和鸞錯衡毛云和鸞在衡文衡錯衡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皆車上鈴也

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驟當爲趨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迭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爲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三公奉軛

持納軶轅前也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溓以觼軜○注內轡舊作內軜今據說文改正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大侯編後大夫次之五等之列者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庶士介而坐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被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之甚也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

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而而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瑣之謂俊選之尤者

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之說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申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致輿致遠辟與躄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大皡熯燧人莫不有也大皡伏羲也燧人太皡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噂沓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爲此者主

由人
耳

世俗之爲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扣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其意必有所云爲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案下足字衍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

劫殺謂之賊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爲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觀當爲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溯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椁中或曰茲與鬚同人猶且莫之招也是何也則求利之

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扶人之戶而求利矣哉扶挑也扶人戶取其珠也雖此倮而藵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藵哉不可得葬藵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曰大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

拑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或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偷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案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爲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鬬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人君之德可以爲王矣宋子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鬬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

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爲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鬬必不得凡人之鬬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凡鬬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劒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鬬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鬬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鬬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鬬與不鬬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

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爲稅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鬬也楊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爲噤○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適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卽爲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無益是不知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與讀爲預本謂有益於人也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此反預於無益人之論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也○注論宋本作謂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

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爲法也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爲人之大分猶宋子以見侮爲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埶榮者有義辱者有埶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埶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埶謂埶位也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榮流

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爲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腳古脚字臏腳脚謂刖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磔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疆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疆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枯磔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藉靡舌繚藉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縻義同即謂脊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繚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埶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

執辱無害爲堯有執榮無害爲桀義榮執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爲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爲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爲己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塼塗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塼涂以塗壓塼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塼俗字荀書當本作作搏搏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蹎跌碎折不待頃矣蹎與顚同躓也頃少頃也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

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導爲礙亦有所本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少爲內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爲情人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曰不欲慕色耳不欲慕聲口不欲慕味鼻不欲慕臭形不欲慕佚此五慕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慕者而不

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爲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

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荀子卷第十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爲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力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

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貎越席床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貎古貌字檖貎未詳或曰檖讀爲窹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貎讀爲邈言屋宇深窹綿邈也第床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窓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芏所以養鼻也○睪芏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臯蒩臯亦睪之誤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龍旗畫龍旗爾雅曰素隆龍于縿練斿九旗正幅爲縿斿

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誠至尊也養猶奉也○注正幅爲縿宋本縿作繒元刻作絲皆誤今改正元刻練旒作旒與今爾雅同

寢兕謂武士寢處於甲冑者也持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鈐及楯也○案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兕麋在兩旁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也寢伏也卻後而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左蛟韅驕馬服之革蓋右畫特虎居前鷹此段若膺說蛟韅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爲之○案史記蛟作鮫古字通用注馬服乃馬腹之誤徐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上下文虎兕一例絲末與帶同禮記曰君羔帶虎犆鄭云犆狄反○勝徐說絲末覆苓也絲帶蓋縗絲爲帶凶狄反○絲末史記無

彌龍所以養威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彌加字又讀爲弭弭末也

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案彌卽說文之麛麛韻引說文云麛乘輿金耳也讀若泲水一讀若月令麛舲之麛金耳謂車耳卽重較也徐廣說爲得之繆龍史記作璆龍索隱云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銜軛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銜軛當從史記注作衡軛爲是倍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爲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史記倍至作信至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身死節義謂立節也使其孰知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此注舊本有賸有脫今訂正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

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爲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爲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也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懦讀爲儒言苟以怠惰爲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也○偷懦非十二子篇作偷儒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偷懦皆非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說讀爲悅言苟以情悅爲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亾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君

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三本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祖若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懷司馬貞云懷別子之後爲族人所思也蓋誤耳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得大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侯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蹈亦作陷司馬貞曰陷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俗謂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陷耳○史記集解本道及作而及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

空大者巨空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古者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祫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者也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　饗饗與享同四時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享廟也用謂酌

獻也以玄酒爲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讀爲齊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案大戴禮齊作嚌史記嚌下有先字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文理謂脩飾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爲太太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

脊加于所是臭謂歃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

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廢齊也司馬貞曰廢齊謂婚禮父親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案古廢發音同通用

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絻緝麻爲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幬司馬貞曰幬音稠謂車蓋素帷示質也○注未舊本作亦質者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

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爲簡略也尚拊之膈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卽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拮膈鳴球拊琴大戴禮作搏膈擊或曰膈當爲搏球韋昭曰古文膈爲擊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說拊高謂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濁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爲戛也○不文大戴禮作不反觀注意此史記皆作不反文字疑誤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亦似本作不反文

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成於文飾終於稅滅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隆史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據增

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爲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司馬貞曰

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鴻殺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墮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戾戇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

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禮之方猶道也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爲行禮之用也以貴賤爲文以車服旗章爲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爲異多少異制所以隆殺爲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爲要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

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尚玄酒本於質素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厲驚疾驚也史記作廣驚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閒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眠無所知者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爲仿偟猶徘徊也挾讀爲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

周市委曲皆得其文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爲禮之所歸積謂弘廣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

隆親乎　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爲鬬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翼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翼菱文

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編衾士縮衾也食謂造車所苞造奠也翣菨當爲菨翣鄭康成云菨棺之牆飾也翣以木爲筐衣以白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鄭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繡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使生死終始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

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今皆殣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爲緣身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至辱之道奉君父也

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注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注讀爲注注纊卽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注當爲絓絓苦化反以爲蓋字非也所謂不相厭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初月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須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須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佘則翫翫佘與遜同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

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遠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窕讀爲姚姚冶妖美也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

弃立廬衰以爲居喪之飾亦不使贏瘠自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慑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攝猶戚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爲斯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非禮義之文孝子之眞情將有作爲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爲悅豫樂也娩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歌謠謑笑哭泣啼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謑與傲同戲謔

也說文云譆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爲啼管子曰豕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反○案春秋繁露執贄篇羊殺之不諦淮南精神訓病疵瘕者蹏踢而諦竝以諦爲啼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餰鬻菽藿者之食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總帶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絻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爲文章也資與齎同即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縗衰也鄭玄云總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注鄧總布今儀禮無布字疏房櫳頴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

而已至疎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爲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棬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詘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爲作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之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

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論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爲栗濡潛也式與拭同上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末世多不備禮也○注枇髮舊本枇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箴十三物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古枇作比漢

書有比疏蓋梳疏而比密也
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　充耳而設瑱上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米也纊新綿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說褻衣襲三稱縮紳而無鉤帶矣縮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韘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正文說字疑當作設　設掩面儇曰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鬠而不笄謂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略也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重以木爲之長三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縣于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于重謂見所書置于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銓而毋纚薦器謂陳明器也銓冠捲如兜銓也纚韜髮者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銓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纚也銓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佚反或音冒舊麾虛而不實士喪禮甕三醯醢屑麾二醴酒皆有冪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見既夕篇中鄭云古文甒皆作麾有簟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用木不成於雕琢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用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用或爲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作沫沫瞿也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

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轜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轜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祖廟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繆之道也

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言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藏之意金謂和鑾革車輴也說文云軸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軸在馬曾或曰貌讀如邈像也今謂畫物爲貌下貌皆同義○注趨者下俗開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輴舊誤作車軼今據爾雅改正

象徙道又明不用也適墓以器亦所以明不用是皆所以重哀也以重孝子之哀象其改易生時之有異生時皆所

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上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盥匜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戶也無幬絲翣萬縷翌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爲憮憮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憮用斂衾衣是也幬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翣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綏禮記

曰畫翣二皆載綏鄭云以五采羽注於翣首也翣讀爲魚謂以銅魚縣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爲柳蔓字誤爲縷字耳菲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爲扉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菲讀爲扉扉戶扇也幬讀爲帳帳如網也抗折其須以象楼茨番閎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楼扞也茨蓋屋也楼茨猶墅茨也楼莫干反番讀爲藩藩籬也閎謂門戶壅閎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楼茨藩閎也○舊本注引士喪禮多脫誤今補正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爲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爲誄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諜也皆所

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爲敵

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曰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

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爲至痛之極不可暮月而已　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　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爲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乎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亾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躣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　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回旋飛翔之貌躣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　燕爵與鷷雀同故有血氣

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
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
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
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
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
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
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爲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至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
皆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也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
也鄭云問服斷服之正謝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鄭云言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

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宇中者謂萬物
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
乃三年爲易可以期何
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
加厚其恩使倍
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
曰案使不及也鄭云
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縗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
爲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厠其
閒也古莧反情在隆殺之閒也上取象於天下
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
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縗皆
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聚居粹厚之恩也
○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
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卽依本文似未是故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
人道使

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也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由備之者

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幷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爲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故天

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慆慢詭唱優而不能無時至焉慆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唱優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優唱也郭云鳴唱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慆音革唱音邑優音愛○唱宋本作悒案爾雅作唱陸德明釋文作邑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唱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慆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至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嗛

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文闕然不具也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鍾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悍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鍾鼓韶夏之屬箾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汋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

君子之所以爲悼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悼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困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爲文飾○案方言七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敦與諄音義同卜筮視日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皆取也謂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是

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爵當云無舉利爵即嚌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荀子卷第十四○此卷各本皆無注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倫而不息此作諰乃諰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諰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

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

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禮記齊作儕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

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獨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鞅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愼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愼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

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宋本作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

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聲樂之象鼓大麤○宋本作天麤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塡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楬似萬物囿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眾積意謀諝乎元○

刻無意字譌說文作譌云語
諄譌也直离切元刻正同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爲孔子之言句首
孔子曰三字似當有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
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兩皆字
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
之節縈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
隆殺之義辨矣○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同工入升歌三終主
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
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
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

於沃者焉○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